

白话中国古典精萃文库
(卷二十三)

洛阳伽蓝记

— 古都盛事



(文化普及珍藏版) 共52卷

I211
43

洛阳伽蓝记

郭鼎文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辽新登字 3 号

洛阳伽蓝记——古都盛事

luo yang jia lan ji——gu du sheng shi

郭鼎文 编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长春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29 千字 开本:787×1092¹/₃₂ 印张:5.75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1—3000

责任编辑:任 宁

封面设计:王凌波 胡萍丽 责任校对:于 歌

ISBN 7-5313-0884-3/I·807

3.85 元

总定价:258.00 元(套)

原著者简介

洛阳伽蓝记

杨炫之，南北朝时后魏抚军司马。本书虽以记北魏时洛阳佛寺为题，实则意在录存洛阳都城形貌，评述当代政事以及抒感民情风物。是以此书既为地理之书，亦为历史之书，再加上杨炫之秀逸优美的文笔，使得此书和酈道元水经注相互辉映，成为北朝文献中极贵的精品。

一座即将成为废墟的大都，就是因杨炫之这份深情的回顾，而永远生动地被保留在历史的舞台上。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篇	(1)
第一节 序曲	(3)
第二节 洛阳伽蓝记写作的时空背景	(7)
第三节 洛阳伽蓝记特殊的笔法与体例	(12)
第四节 洛阳伽蓝记作者生平事绩之迷	(17)
第二章 地学篇	(21)
第一节 前言——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原因	(22)
第二节 北魏以前洛阳建都之经略	(25)
第三节 中国传统都城规划与洛阳城	(28)
第四节 北魏洛阳城	(30)
一、内城与外城	(30)
二、城门	(34)
三、宫城	(36)
四、苑囿	(41)
五、侯门园第	(43)
六、里坊市场	(45)
七、河桥渠堰	(50)
八、寺院	(52)
第三章 史学篇	(63)
第一节 杨炫这的史家精神——与魏收[魏书]的比较	(65)

一、由温子升事件看杨炫之·····	(66)
二、由广陵王事件看杨炫之·····	(67)
三、由永宁寺佛图事件看杨炫之·····	(69)
第二节 北魏帝国兴亡录·····	(73)
一、游牧部落时期的拓拔氏·····	(73)
二、平城时期的拓拔魏·····	(74)
三、洛阳时期的元魏·····	(75)
四、杨炫之笔下的洛阳政权·····	(76)
第三节 杨炫之笔下的洛阳社会·····	(95)
一、佛教信仰的王国·····	(95)
二、神异之说的舞台·····	(100)
三、王侯贵族逐华的金窟·····	(103)
四、经济活络的市集·····	(105)
五、中原文化的重镇·····	(107)
第四章 文学篇·····	(113)
第一节 前言·····	(115)
第二节 空间与时间的切割·····	(119)
一、严整的方位排列·····	(120)
二、准确的位置标示·····	(120)
三、生动的景物描写·····	(122)
第三节 冷笔与热笔的变换·····	(126)
一、故国之痛的热笔·····	(126)
二、褒忠斥奸的热笔·····	(128)
三、南北之争的热笔·····	(129)
第四节 真实与虚幻的交错·····	(132)
结语·····	(133)
第五章 赏鉴篇·····	(135)

一、永宁寺	(137)
二、建阳里	(148)
三、平等寺	(152)
四、宣忠寺	(158)
五、法去寺	(162)
原曲精选	(171)

第一章 导论篇

第一节 序 曲

公元一七六四年的十月十五日，十八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家——吉朋(Edward Gibbon)旅行到史迹斑驳的罗马古城中，立刻被四面八方涌来的沧桑所包围。他走过罗马元老院的每一个台阶，就想到杜雷(Tulley)演讲时的风采，想到凯撒被刺时的眼神；尤其当他听到朱比德的神庙中传来赤足唱诗班的咏赞之歌时，心中一直激荡不已，终于那本史学经典巨作——罗马帝国兴亡史——的底稿就这样闪现在这位大师的脑海中。^①

公元五百四十七年——“武定五年，岁在丁卯”——这时中国的历史舞台已演进到南北朝对峙的晚期：北方正是东、西魏分裂后的第十三年，而南方正是侯景乱梁的前一年，距梁亡只有七年。这时候，有一位神色黯然的诗人，^②名叫杨炫之，因为朝廷派赴使命而回到自己的故都——前北魏洛阳城。当他看到这座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宏伟的都城，在历史的夕照中，显得如此的荒凉。昔日繁华，眼看就要被无情的历史所吞噬，于是这位诗人也陷身在沉痛的回忆中，“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终于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洛阳城的兴衰记录下来。

但是杨炫之和吉朋处身的环境不同。吉朋是以十八世纪英国人的身份来写历史陈迹中的罗马帝国，他可以纵横千古畅所欲言。而杨炫之是以北魏子臣的身份来写正在战火纷争中的祖国，在落笔时必然会有许多忌讳，所以无论在史料的运作或是史事的评论上都会有极大的差别。单看杨炫之的书名

“洛阳伽蓝记”，我们就可以领略出杨炫之是如何运用其谨慎的手法，声东击西地写下这部北魏“洛阳城兴亡史”。由于杨炫之落笔时的种种顾虑，所以我们无法看到像吉朋那样酣畅淋漓的史论，但是经由他那蓄意抑制的笔调，我们应该更可以从反面听出他曲折叙事中的隐痛。至于杨炫之以当代人写当代史所带来的真切感，那更是洛阳城本身的幸运了。因为有了杨炫之这么一念之笔，一千五百多年前的洛阳城，竟因此栩栩如生地标示在历史的舞台上。尤其把洛阳这个城市 and 当时中国南方另一个都市——建康城对照来看时，杨炫之这本书在史学上的价值简直是难以言喻的。

在中世纪的南北朝时代，中国有两个极繁华的大都会。一个是北方的洛阳城，一个是南方的建康城。建康城历经东晋、宋、齐、梁、陈（公元三一七～五八九）两百七十二年，再加上三国东吴时期，建都长达三百三十二年。^③一时多少豪杰英雄，才子名士活跃在这个大舞台上，创造了所谓六朝金粉世界。哪知道却禁不起几场战火，一旦隋文帝大军东指，三百年的基业刹那间夷为平地，^④就连唐人都无法按图索骥辨识旧貌，徒有“朱雀野草，乌衣夕阳”的惋叹。一个如此多采多姿的都城，居然如此永远消逝在历史的舞台上。^⑤反观建都只有四十二年的北魏洛阳城（公元四九三～五三四），当东、西魏分裂，京师迁邺后，虽然都城逐渐受到战火的摧蚀，却由于出现这么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杨炫之，基于一股强烈的文化使命感，知道如何去珍爱这最后一抹夕阳。于是用一本《洛阳伽蓝记》，藉著写寺庙佛塔为名，实质上却用尽心思把洛阳城像精工细笔画一般描绘下来，使得我们今天不但对北魏洛阳的宫城建制、街道里坊了若指掌，甚至还可以和考古出土的文物相互比对。^⑥一千五百年前中国北方的一个大都会，就这样被妥善地保存在历

史档案中。

当然，在那烽火四起的时代，庾信也写《哀江南赋》，颜之推也写《哀我生赋》，共同表达了对南方故城的怀念。但是庾、颜二人身陷北国而遥望千里南城，纵然哀肠百转，也仅能止于残碎的回忆，拼凑不出具象的图案。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则不然。杨炫之是踏在自己的泥土上，凝视著即将消逝的国都，“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转而扑身去抢救的，所以无论就空间的具体性，时间的临迫性或是作家感情的充沛性，都是在最丰盈的位置上，完美地交集在一起，也正基於这些因素而造就这部作品千古以来令人着迷的复杂性格：地学家可用她来还原洛阳城的建构尺寸，史学家可用她来探测北魏迁都以后的宫廷政争及风俗民情，文学家则神驰於其华美曲折的文采。对于这本书的复杂性，四库全书提要掌握得最贴切：

“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酈道元水经注肩随。其兼叙尔朱荣等变乱之事，委曲详尽，多足与史传参证。其他古迹艺文，及外国土风道里，采摭繁富，亦足以广异闻。”

因此，我们同样地要以地学的、史学的、文学的角度来挖掘她的价值。

附 注

- ① 参见 Edward Gibbon, *Autobiograph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07, and subsequent editions, pp. 157~160).
- ② 杨炫之事迹不见载於《魏书》、《北史》，作品除广弘明集收录一篇《上东魏主启》外，仅存《洛阳伽蓝记》一书。据全篇所呈现的精神，实有极高的诗人怀抱，故此处以“诗人”之名称之。
- ③ 据刘淑芬《六朝时期建康城》一书所统计。
- ④ 隋将贺若弼、韩擒虎攻入建康。诏令“平荡耕垦”。隋书地理志丹阳郡。鼎文版页八七六。
- ⑤ 由於今人刘淑芬《六朝时期的建康城》一书之作，该城在文献上亦

可谓之复存旧观。

- ⑥ 北魏洛阳城实地考古工作研究有：郭宝钧《洛阳古城勘察简报》，考古通讯创刊号。一九五五。阎文儒《洛阳汉魏隋唐城址勘查记》，《考古学报》第九册。一九七三、一九七八续有挖掘工作。本文资料均引自村田治野《中国の帝都》，昭和五十六年及岸俊男《中国の都城遗迹》，昭和五十七年。

第二节 洛阳伽蓝记写作的时空背景

虽然《洛阳伽蓝记》全书所记载的事迹，以孝文帝迁都洛阳至东西魏分裂的四十二年为限断（公元四九三～五三四），但是从京师迁邺到杨炫之成书这段时间的历史背景，更是杨炫之蕴酿其写作情怀极为重要的阶段。究竟是怎样的一些压力，激起杨炫之这种追扑西沉夕阳的悲愿呢？据杨炫之自己的序文，似乎透露了一些讯息：

“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於荒阶，山鸟巢於庭树。游儿牧豎，踣躅於九逵，农夫耕老，艺黍於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裏，凡有一千餘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

武定五年（五四七）上距京师迁邺（五三四）只有十四年，然而洛阳城的昔日繁华，转眼间竟已“城郭崩毁，宫室倾覆”，若长此以往，洛阳城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杨炫之会兴起“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的使命感。此处我们必须进一步警觉到：杨炫之为什么如此执意地相信洛阳城必定会完全消失，以致“后世无传”？除了历史兴亡的自然规律之外，这十四年间高氏父子的一些作为，是否有加速洛阳城毁坏的因素存在？若能从这个角度来探触问题，相信必能经由杨炫之写作时代背景的了解，进而感受到当时促迫杨炫之的压力究竟是何等的巨重？

在进入正式主题之前，我们需要对洛阳城先作一个全盘性的历史回顾。洛阳在东周之时就已营建国都长达五十五年，中间历经东汉、魏、西晋以来始终是中华文化的重心。结果一场永嘉风暴，匈奴刘聪侵入洛阳，揭开五胡乱华的序幕，使得这座古城沉埋在黑暗中长达一百八十多年之久（三一—四九三），一直到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四九三）的迁都之举，洛阳才在废墟中重新发出灿烂的光芒。可是没想到这段夺目灿烂的岁月终究也仅是昙花一现的四十二年。随著北魏政局的变迁，洛阳城似乎又要走回到她历史的劫数中。由此我们可以体会到杨炫之站在这历史沧桑点上，对於洛阳城一再重演的悲剧的惋惜。也只有经由这一层想象，我们才能谛听到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沉郁的声调。

其次我们应该对东西魏的分裂略作叙述。北魏末年最后一位皇帝——孝武帝元修——虽然是由北方大军阀高欢所拥立，但又不甘心充当傀儡，所以和高欢关系逐渐恶化。当高欢率兵进逼洛阳时，元修就在永熙三年七月（五三四）逃到关中长安去投奔宇文泰。这样一来，顿使高欢失去“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高欢於是一再威胁利诱元修回驾洛阳，却始终无法得逞。高欢只得在十月另立十一岁的元善为帝，是为东魏孝静帝。并且为了洛阳地逼关中而迁都于邺，史称东魏（五三四～五五〇）。至於逃到关中的孝武帝在这一年的十二月，也被宇文泰所杀。元宝炬随即被立为文帝，定都长安，史称西魏（五三五～五五七）。很明显地，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掌权的必然分别是高氏和宇文氏。现在让我们把重心先摆在杨炫之所属的东魏这一边。

根据史料所载，高氏父子不但对孝静帝粗暴无理^⑦，就是对洛阳宫城，也丝毫不顾惜之情。当京师迁邺之时（五三四），

立刻下令洛阳四十万户大举东迁^⑥。翌年天平二年(五三五)尚书右仆射高隆之更发派十万夫前去撤运洛阳宫殿的木材入邳^⑦。这是洛阳城自孝文帝营建以来第一次浩劫。接著而来的是东、西魏双方战火所带来的破坏。

天平四年(五三七)宇文泰趁沙苑大捷,命独孤信进据洛阳。元象元年(五三八),东魏又派侯景、高敖曹反攻洛阳金墉,高欢则亲率大军继之。这场战役的结果是侯景纵火焚烧洛阳内外宫寺民居^⑧这是洛阳第二次大浩劫。据资治通鉴所说“存者什二三”,可见毁壤之剧烈。第一次拆的还只是宫殿建材,这一次则包括了所有的官府、寺院以及民居。所以严格来说洛阳城的崩毁只是五三五至五三八短短三年间的事。尔后又经过无数次争夺战,一直到武定元年(五四三),东魏才算真正把洛阳城收复过来,但是这时的洛阳城早已成了令杨炫之百感交集的废墟。根据十多年来这些残酷的事实,杨炫之当然可以预言出洛阳的命运。若再不赶快提笔把这昙花一现的灿烂记录下来,半世纪的繁华将永远埋藏在灰烬之中。认清了京师迁邳到杨炫之写书十四年间洛阳倏忽崩毁的前兆,可以让我们感受/到杨炫之急切地想去攀住夕照余辉的情怀。

然后我们还应该注意杨炫之写书期间(五四七~五五〇)东魏的政局。武定五年(五四七)高欢卒,子高澄继掌朝政。对魏主的凌逼也愈来愈显迫,甚至於还发生出口怒骂,当面命人拳毁魏主的忤逆事件。眼看元魏王朝即将步随著洛阳城的崩毁而消失世上,杨炫之环顾朝野,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而自己只是一个抚军府司马,微不足道的五品小官^⑨,对於大局丝毫不起作用,惟一能做的就是发挥史家严正的精神,忠实地纪录下洛阳城人物的是是非非,抒发他对北魏兴衰的看法。我们暂且不断然判定杨炫之在《洛阳伽蓝记》中

一再铺写尔朱氏乱魏之事，意在藉古讽今，警惕指责高氏对元魏王室的作风^⑨。但是凡是略通史学方法的人都知道“所有的历史写作都是现代史”这句名言。杨炫之在全书取材时对于尔朱氏叛逆的一再口诛笔伐，对于刘季明的耿直不屈发出由衷的礼赞，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著对高氏蛮横作风的抗议。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第三章史学篇中再详加讨论。

总结以上叙述来说：杨炫之是在东西魏分裂，京师迁邺后十四年，因为职务的关系重返洛阳。一面看到这个当年将近百万人口的大城经过这阵子兵火的摧残，早已满目疮痍；一面想到国内高氏霸府的所做所为，几乎和当年的尔朱氏如出一辙。洛阳城的明天，北魏王朝的命运注定了是一场大悲剧。为了让洛阳城不再像五胡十六国时期般沉埋在黑暗中，他决定要把洛阳城用文字图绘下来；为了要控诉毁壤洛阳的罪魁，他决定要兼叙史事。但是史事中必然有许多地方会触及高氏政权忌讳，所以他选择了以记伽蓝寺庙为幌子的方式，利用一种所谓“子注”的特殊文体来寄托他的心志，结果这种子注的方式又造成这本书极为特殊的风格。最后使得洛阳伽蓝记在地学上完成了她写实存真的任务、在史学上寄托了她春秋大义的怀抱、在文学上又开拓了一种崭新的风格，这真是一部非常之时非常之人所写的非常之书。